

大仲马选集

四十五卫士

郝 运等译

LA PORTE SAINT-ANTOINE

LE 26 octobre de l'an 1585, les barrières de Saint-Antoine se trouvaient encore, contre toutes fermées à dix heures et demie du matin, heures trois quarts, une garde de vingt hommes connaissait à leur uniforme pour être des Suisses, c'est-à-dire des meilleurs amis du roi alors régnant, déboucha de la rue de la Moine vers la porte Saint-Antoine qui s'ouvrit et se referma derrière eux; une fois hors ils allèrent se ranger le long des haies qui, la barrière, bordaient les enclos épars de la route, et, par sa seule apparition, refoulèrent les paysans et les petits bourgeois venant de Vincennes ou de Saint-Maur pour entrer en ville, entrée qu'ils n'avaient pu opérer, la porte fermée, comme nous l'avons dit.

S'il est vrai que la foule amassée naturellement avec elle, on eût pu croire que, par l'envoi d'un détachement, on voulait prévenir le désordre que la foule de Saint-Martin.

La foule était grande; il arrivait

et cela à chaque instant,

un détachement, des femmes assises

sur des bancs, des paysans dans des char-

riots, à cette masse déjà co-

mpressée des portes arrêtées

par des questions plus ou moins

de rumeur faisant basse

voix, sortant du d

usqu'à l'octave de la mer

pouvait encore remarquer, outre ces
vants qui voulaient entrer dans la ville,
particuliers qui semblaient en être sortis,



大仲马选集 四十五卫士

郝 运等译



Alexandre Dumas
LES QUARANTE-CINQ

本书根据 Editions Baudelaire Paris 1966 年版本译出

四十五卫士

〔法〕大仲马 著

郝 运 周克希 朱 角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7.375 插页 2 字数 678,000

1990 年 11 月第 1 版 199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7,000 册

ISBN 7-5327-0775-X/I·403

定价：9.20 元

目 次

一	圣安托万门	1
二	圣安托万门外发生的事	10
三	检查	21
四	河滩广场上亨利三世国王陛下的包厢	30
五	行刑	42
六	儒瓦约兹兄弟	52
七	“骄傲骑士之剑”何以胜过“爱情的玫瑰”	67
八	加斯科尼人剪影	76
九	德·卢瓦涅克先生	87
十	收购护胸甲的人	95
十一	又是天主教联盟	107
十二	亨利三世陛下在卢佛官的房间	115
十三	宿舍	128
十四	希科的幽灵	138
十五	一个国王为找称心的使节所遇到的困难	156
十六	希科是怎样以及为了什么缘故死的	170
十七	小夜曲	177
十八	希科的钱箱	187
十九	雅各宾隐修院	192
二十	两个朋友	199
二十一	宴席上的宾主	208
二十二	博罗梅兄弟	220

2k-4/26

二十三	剑术课	229
二十四	女忏悔者	237
二十五	埋伏	247
二十六	吉兹兄弟	258
二十七	在卢佛宫	263
二十八	告密	269
二十九	两个朋友	277
三十	圣马利纳	285
三十一	德·卢瓦涅克先生怎样对四十五卫士发表演说	293
三十二	巴黎的市民先生们	305
三十三	博罗梅兄弟	315
三十四	拉丁文学者希科	323
三十五	四方刮来的风	330
三十六	希科怎样继续赶路以及他所碰到的事	339
三十七	旅途的第三天	347
三十八	埃尔诺通·德·卡曼日	354
三十九	御马厩	362
四十	马德莱娜的七大罪孽	372
四十一	贝尔-埃斯巴	382
四十二	德·马廷先生的信	392
四十三	莫德斯特·戈朗弗洛长老怎样在国王经过雅各 宾隐修院前面的时候为他祝福	400
四十四	希科感激路易十一发明驿站，并且决定沾这个 发明的光	411
四十五	纳瓦拉国王猜想蒂雷尼乌斯就是蒂雷纳而玛戈 塔就是玛戈	420
四十六	三千步小径	429
四十七	玛格丽特的书房	435

四十八	翻译练习	443
四十九	西班牙使臣	452
五十	纳瓦拉国王的穷人	459
五十一	纳瓦拉国王真正的情妇	471
五十二	希科对自己在奈拉克如此深得人心,不免大吃 一惊	480
五十三	纳瓦拉国王的犬猎队队长	493
五十四	在纳瓦拉怎样猎狼	500
五十五	纳瓦拉国王亨利第一次看见炮火时是怎样表现 的	509
五十六	大约在希科进入奈拉克城的同时,卢佛宫里发 生的事	519
五十七	红翎饰和白翎饰	533
五十八	门开了	541
五十九	在基督纪元一五八六年贵妇是怎样恋爱的	549
六十	圣马利纳怎样进入墙角塔以及后来发生的事	563
六十一	在神秘的房子里发生的事	572
六十二	实验室	581
六十三	弗朗索瓦·德·法兰西王爷,也就是德·安茹 公爵、德·布拉克公爵、德·弗朗德勒伯爵,在 弗朗德勒的所作所为	587
六十四	作战的准备工作	597
六十五	王爷	608
六十六	法国人与弗朗德勒人	621
六十七	旅行者	634
六十八	来龙去脉	642
六十九	洪水	651
七十	死里逃生	660

七十一	容貌的变易	671
七十二	两兄弟	677
七十三	侦察途中	686
七十四	保罗-埃米尔	694
七十五	德·安茹公爵的一段回忆	702
七十六	行贿	717
七十七	旅途	728
七十八	国王亨利三世怎样不请克里荣吃早饭，希科又 怎样不请自来	735
七十九	亨利在接到南方的消息以后，怎样又接到了北 方的消息	750
八十	两个伙伴	762
八十一	“丰收角”酒店	769
八十二	在波诺梅老板的小间里发生的事	775
八十三	丈夫和情夫	794
八十四	希科怎样开始看懂德·吉兹先生的信	803
八十五	德·儒瓦约兹红衣主教	812
八十六	得到了奥里依的消息	822
八十七	怀疑	828
八十八	确信无疑	836
八十九	命运	845
九十	慈惠修女	852
九十一	德·吉兹公爵殿下	862
	译后记	867

一 圣安托万门

Etiam si omnes! ①

一五八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圣安托万门的栅栏门一反常态，直到早上十点半还关闭着。

到了十点三刻，一支由二十名瑞士兵组成的卫队，从莫尔泰勒利街走出，直向圣安托万门而来。从军服上可以认出他们是乡村州的瑞士兵，也就是说，是当今国王亨利三世的亲信。城门在他们面前打开，又在他们背后关上。城门外大路两旁，一片片分散的园子都有树篱围着。这些瑞士兵出了城门，沿着树篱排开。许多农民和小镇居民一看见瑞士兵，就纷纷往后退。他们是从蒙特勒依、万森和圣穆尔②来的，想赶在中午以前进城。但我们刚说过，城门关着；他们没进得了城。

俗话说人多自然要出事。倘使这句话说得不错，我们就可以设想，刑警总监之所以派出这支卫队，是想预防在圣安托万门可能发生的骚乱。

聚在城门外的人确实很多。时时刻刻都有郊区修道院的修士、侧身坐在驴鞍上的妇女、赶着大车的农夫，从三条交汇的大路赶来，使得由于城门不寻常地关闭而逗留在栅栏外的人群越聚越多。每个人都不免有点焦急，彼此探问着，形成一种嘈杂而持续的低声部。不时又在这个主调中爆出几声咒骂或抱怨的喊叫，构成一个高八度。

除了这一大批来到城门口想进城的人以外，我们还注意到有几小堆像是从城里出来的人。他们不打栅栏门的缝隙朝巴黎城里张望，却一股劲儿瞧着被雅备宾修道院、万森隐修院和福班圣十字教堂遮蔽的远处，像是急切地盼望什么人出现在三条排成扇形的大路上似的。

这几小堆人挺像塞纳河河心隆起的那些安静的小岛，周围的河水打着旋，追逐嬉戏着，有时带走一片草皮，有时带走一段枯柳树树干，它们在涡流里盘旋一阵，又往前流去。

这几小堆人之所以被我们一再提到，是因为他们确实有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他们中大部分是巴黎市民，紧身长裤和紧身短袄把身子裹得严严实实；我们忘记说，这一天天气寒冷，彤云密布。刺骨的冷风席卷而来，似乎想把几片残留在树梢瑟瑟抖着的枯叶卷走。

三个这般的市民正在一块儿聊天，或者说，两个在聊天，一个在听。更准确些，应该说，第三个人甚至没在听，他直勾勾地朝万森的方向望着。

就先打这一位说起吧。

他要是站直了，个子准定很高。眼下，他盘腿坐着，一双长腿全无用武之地。看上去他仿佛不知该拿它们怎么办才好。两条长胳膊正好跟长腿般配，交叉着搁在胸前。他坐在树篱前，背靠着有弹性的枝条。一只大手固执地捂住脸膛，只在中指和无名指之间留出一条缝隙，刚够一道炯炯有神的目光闪射出来；这股固执的劲儿，像是出于不想给人认出的谨慎用心。

在这位与众不同的人物旁边，有个小个子刚爬上一个土墩，冲着—个胖子在说话。胖子边爬边打滑，每滑一下，就伸手去抓小个

① 拉丁文，意为“我行我素”。

② 蒙特勒依、万森和圣穆尔：当时巴黎东郊和东南郊的三个小镇。

子前襟的钮扣。

小个子，胖子，加上席地而坐的那位，就凑成前面有一段我们提到过的“三”这个具有神秘意义的数字。

“对，米通师傅，”小个子对胖子说，“我是这么说啦，我还要说一遍，看萨尔赛特上行刑台的准有一万人；少说也有一万！看着吧，还不算已经在河滩广场上的，或者从巴黎各个市区到那儿去的。您瞧瞧这儿，多少人哪，还只是一个城门口哩。您想，总共有十六座城门呢！”

“一万，真不少呀，弗里耶尔老弟，”胖子回答说，“可这许多人，信不信由您，都会学我的样，不去看倒霉的萨尔赛特给马撕成几块的，他们担心会出意外；看来他们是有头脑的。”

“噢，当心啊，米通师傅，”小个子说，“您这口气像个政治家。决不会出事的，我向您保证。”

看见对方疑惑地摇头，他就转过身对长胳膊长腿汉子继续说：

“您说呢，先生？”

长胳膊长腿汉子刚把目光从万森那边收回，手照旧捂在脸上，不过把上身，我们不妨这么说，转了个九十度，对准栅栏门望着。

“什么？”他问，好像方才只听见招呼他“先生”这两个字，没有听见“先生”前面的话。

“我说河滩广场上今儿个准不会出事。”

“我看您错了，有萨尔赛特的磔刑呢，”长胳膊汉子平静地回答说。

“当然；可我是说刑场上闹不起来。”

“鞭子抽马的声音够闹的。”

“您没懂我的意思。我说闹，是说起哄闹事。依我说，河滩广场上闹不起来；要是会闹事，国王就不会让人在市政厅装饰一个包厢，亲自和太后、王后以及一批廷臣来看行刑了。”

“有哪个国王料到过闹事？”长胳膊长腿汉子耸耸肩膀，露出鄙夷不屑的神色。

“喔唷！”米通师傅俯身凑到小个子耳边说，“这家伙说话的口气有点怪。您认识他吗，老弟？”

“不认识，”小个子回答。

“那您干嘛跟他说话？”

“我想跟他说话，就跟他说了。”

“您错了；您看得出来，他这个人可不好随便聊天呐。”

“可我觉得，”弗里耶尔老弟说得很响，好让长胳膊汉子也能听见，“跟别人交换自己的思想，也是人生的一种快乐。”

“要是跟认识的人，确实如此；”米通师傅回答说，“要是跟不认识的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不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吗？圣·勒的本堂神父就这么说过。”弗里耶尔老弟振振有词地说。

“那是说当初是这样；可在我们这年头，兄弟情分早没有喽，弗里耶尔老弟。得了，要是您非得找谁聊聊天，就找我聊，让这个陌生人想他的心事去吧。”

“可我正像您刚才说的，跟您太熟了，您回答我的每句话，我都能料得到，而这个陌生人，说不定会对我说些新鲜事儿。”

“嘘！他在听！”

“要是他在听咱们说话，那敢情更好；说不定他会跟我答腔呢。这么说，先生，”弗里耶尔老弟转过身去，对着陌生人说，“您认为河滩广场上会闹事吗？”

“我，我可从没这么说过。”

“我没说您说过啊，”弗里耶尔接下去说，把嗓门收得细细的，“我只不过是说您这么想。”

“有什么根据？您是巫师吗，弗里耶尔先生？”

“瞧！他认识我！”这个市民大吃一惊地叫起来，“他怎么会认

识我的？”

“我不是喊过您两三回吗，老弟？”米通耸耸肩膀，似乎是在外人面前为自己朋友的浅陋感到难为情。

“喔！这倒是真的，”弗里耶尔说。他费了一番功夫要弄明白，现在居然给他弄明白了；“好嘞，一点儿也不错！行，既然他认识我，他会跟我聊聊的。好吧，先生，”他又转向陌生人，继续说下去，“我想您认为河滩广场上会闹事儿，因为，假如您没这么想，您就会去那儿了，可现在，您却在这儿……呃！”

这声“呃！”表明，弗里耶尔老弟的这番推论，已经把他的逻辑和智力发挥到了极致。

“您，弗里耶尔先生，既然您的想法跟您所认为的我的想法完全相反，”陌生人回答，抓住对方刚说过的话，着重地重复一遍，“为什么您不去河滩广场呢？我倒是觉得那个场面相当有趣，值得国王的朋友们去看看。您听了也许会回答我说，您不是国王的朋友，而是德·吉兹先生的朋友，你们是在这儿等着那些，可以这么说吧，入侵巴黎来搭救萨尔赛特先生的洛林人^①。”

“不，先生，”小个子急忙回答，显然给那人的推测吓坏了；“不，先生，我在等我的太太，尼科尔·弗里耶尔小姐，她到雅各宾修道院去送洗好的二十四块桌布，因为她有幸包揽了这个修道院的院长莫德斯特·戈朗弗洛长老的洗洗烫烫的活儿。不过，还是来说米通老兄所谓的意外吧，我觉得不会发生，您也这样想，至少照您所说的……”

“老弟！老弟！”米通叫了起来，“快看怎么回事。”

弗里耶尔师傅顺着同伴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栅栏门仍然关着不说——这已经够叫人担心的了——城门现在也关上了。

① 亨利三世即位后，法国形成三股主要的政治力量：以亨利·德·瓦罗亚为代表的中央王权，以亨利·德·吉兹为代表的天主教派势力和以亨利·德·纳瓦拉为代表的胡格诺教派势力。洛林省当时是德·吉兹的家族的封地。

城门刚关上，瑞士兵中的一部分就过来在护城沟前站了岗。

“怎么！怎么！”弗里耶尔脸色发白地喊道，“关了栅栏门还不够，现在他们还要关城门。”

“可不，我怎么对您说的？”米通的脸也刷地一下变白了。

“真有趣，不是吗？”陌生人笑着说。

他一笑起来，上下唇的髭须当中，就露出两排雪白而锐利的牙齿。看来，把这副牙齿磨得这么锐利，非得养成习惯，每日至少使用它四次才行。

一看见采取这新的预防措施，堵塞在栅栏门周围的密集人群中，就响起了一片长时间的惊讶的低语声和几声恐惧的喊叫。

“把他们往外推！”一个军官厉声喊道。

命令即刻执行了，但是并不是没有遇到困难。骑马和驾车的人被迫往后退，不是马蹄踩了这人的脚，就是车轮碾了那人的腿，人群中左右两边都有人给撞痛了肋骨。

女人喊着，男人骂着；能逃出去的夺路而逃，一路上撞翻了好些人。

“洛林人！洛林人！”在这片骚乱中，有一个声音在叫喊。

即使再可怕的叫喊，也不会比“洛林人!!!”这声叫喊产生的效果更迅速、更显著。

“哎，您听见吗？您听见吗？”米通浑身哆嗦地喊着，“洛林人，洛林人，快逃！”

“可往哪儿逃呀？”弗里耶尔问。

“逃到这个园子里去，”米通一边喊，一边抓树篱的荆棘条，手上划出了好几道口子；那个陌生人还是背靠着这片树篱，悠闲地坐着。

“逃到这个园子里，”弗里耶尔说，“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啊，米通老兄。我看不到有一个窟窿好钻进去，而您，总不见得想爬过这片比我的人还高些的树篱吧。”

“我得试试，”米通说，“我得试试！”

他又作了一番努力。

“喂！眼睛看着点哪，我的好嫂子！”弗里耶尔嚷道，这种苦恼的声调表明一个人已经开始失去理智了，“您的骡子踩到我的脚跟了。喔唷！骑士先生，当心点，您的马要尥蹶了。该死的！赶车的先生，您的车辕戳到我肋骨里去了。”

正当米通师傅死命抓住荆条想翻过去，而弗里耶尔老弟枉费心机地在找洞钻的时候，陌生人站起身来，只不过把两条长腿一分开，轻巧地做了一个像骑手翻身上马的动作，就跨过了树篱，一根枝条也没擦着他的短裤。

米通师傅学他的样，结果短裤给撕了三道口子；可弗里耶尔老弟情况不妙，他从上面从下面都过不去，越来越受到被人群踩成齑粉的威胁。他正发出一声声凄厉的惨叫，陌生人伸出一条长胳膊，一把抓住他的皱领和紧身短袄的领子，往上一提，就像提一个孩子那样轻而易举地把他拎到了树篱的另一边。

“哦！哦！哦！”米通师傅看到这一幕，高兴得直嚷嚷，目不转睛地瞧着他的朋友弗里耶尔师傅被提起来，又放下去，“您这模样就像大押沙龙^①旅馆的招牌。”

“喔唷！”弗里耶尔脚一着地就松了一口气，“随您说我是什么模样都行。我总算到了这边了，多亏这位先生哪。”

说着，他站直了身子，望着陌生人，就这样他还只够得到那人的胸膛。

“啊！先生，”他接着说，“真是大恩大德啊！先生，您真正是个大力士，我凭让·弗里耶尔的名义起誓！请问您的名字，我的救星的名字，我的……朋友的名字！”

① 押沙龙：《圣经》故事中的人物，大卫的第三个儿子。他反叛大卫失败，骑马逃跑时从大橡树底下经过，头发被大橡树的密枝缠住，给吊在那里。

这个实心眼的市民说“朋友”这两个字，确实是打心底里流露出感激之情的。

“我叫布里凯，先生，”陌生人回答，“罗贝尔·布里凯，愿为您效劳。”

“您已经大大地为我效了劳，罗贝尔·布里凯先生，我斗胆地这么说。噢！我太太也将对您感恩不尽。啊，慢着，我可怜的太太啊！老天爷！她会被这么多人挤得透不过气来的。啊！该死的瑞士兵，他们只知道把人家赶得踩来踩去！”

弗里耶尔还没来得及骂完，就感觉到一只石头一般沉重的手拍在他的肩膀上。

这是一个瑞士兵的手。

“林(您)想挨揍吗，平(朋)友？”健壮的士兵说。

“啊！我们给包围啦！”弗里耶尔喊道。

“各自逃命吧！”米通跟着喊。

他俩幸亏越过了树篱，面前已无阻拦，就都一溜烟地逃走了；长胳膊长腿汉子暗笑着，用讥讽的眼光目送着他们，直到看不见了，才走近那个刚派到这儿站岗的瑞士人。

“怎么样，伙计，”他说，“看来还顺当吧？”

“就说(是)，先生，不错，不错。”

“那就好了，因为这很要紧，特别是，要是真像人们嚷嚷的，洛林人来的话。”

“他们不会奶(来)。”

“不会？”

“吉(绝)对不会。”

“那干嘛把大门关上呢？我不懂。”

“林(您)不必冬(懂)，”瑞士人回答说，被自己的俏皮话引得开怀大笑。

“说得有泥(理)，恼(老)兄，非常有泥(理)，”罗贝尔·布里凯

说，“谢谢。”

说着，他丢下瑞士人，向另一群人走去。而那个神气十足的海尔维第^①人就收起笑容，喃喃自语地说：

“Bei Gott! ... Ich glaube er spottet meiner. Was ist das für ein mann, der sich erlaubt einer Schweizer seiner königlichen Majestaet auszulachen?”^②

这些话译成法语，意思就是：

“他妈的！……我看他是在取笑我。这个家伙是谁，胆敢取笑国王陛下的瑞士兵？”

① 海尔维第：古代高卢的一部分，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瑞士。

② 这一段话是德语。

二 圣安托万门外发生的事

在这一群群人中间，有一群是城里人，人数很多，他们是由于城门意外的关闭而被困在城外的。这些城里人围在四五个雄赳赳的骑士周围，这些骑士看上去给城门的关闭弄得非常恼火，因为他们正在尽力叫喊：

“开门！开门！”

这喊声被所有在场的人以重新爆发出来的狂怒重复着，一时之间变成了一片喧嚣。

罗贝尔·布里凯走近这群人，以压倒众人的嗓子随声喊道：

“开门！开门！”

这副大嗓门倒把一个骑士逗乐了。他转过脸来，躬一下身，对布里凯说：

“真不害臊，是吗？先生，大白天的把城门关着，倒像西班牙人或者英国人包围了巴黎似的。”

罗贝尔·布里凯打量了一下对他发话的人，这是一个四十到四十五岁的汉子。

这个汉子，看上去像是围在他身边的三四个骑士的头领。

这一打量，罗贝尔·布里凯显然觉得这个人可以信得过，于是他马上躬身答礼，回答说：

“哦！先生，您说得有理，一百个有理；不过，”他接下去说，“如果您不觉得我过于冒昧，恕我请教一下，据您看来，这么做动机何在？”